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

佛禅与王安石诗歌研究

| 宫波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

佛禅与王安石诗歌研究

| 宫波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 佛禅与王安石诗歌研究 / 宫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047 - 2

I. ①佛… II. ①宫… III. ①王安石(1021 ~ 1086)—宋诗—
关系—禅宗—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4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无限好山都上心(代序)

王树海

宫波博士论文答辩倏忽已过三年，在其行将出版面世之际，笔者与作者的心情是一样的，期待着那个时刻，又对那个时刻的临近心怀忐忑，似乎还想等等，等什么呢？难以言传！“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应该是盼望着意气的平和，期待着文章的老到。

宫波博士毕业后，陆续又有数位师弟师妹跟踵卒章结业，看着他沉潜数年、精心结撰的博士论文又经润色整饬，面目益觉动人。粗粗算来，其优长处有如下五端。

一、指出诗人王安石寻索精神理想的依托，追求具说服力的理性智慧，佛家出现在他最终的视域里。诗人领悟了“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无上智慧而衷心向学亦终生受用。王安石之于佛理禅旨的精妙把握与非凡领悟，使其对于时代、人生的体察、况味，尤显洞彻。如何措置、排遣现时现世的忧患，无论在尘世社会抑或于内心世界都发挥到了极致，“行世间法”，他付出了尽其所能的努力，建设内心秩序，做到了尽其可能的完美。他以“三不足”精神，变法图强，为国利民，又以“出世间法”营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种两手准备均始于那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均来自宽大包容的佛家怀抱。据载“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云：‘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如此之清醒，如此之眼光，如此之胸次，难怪释子惠洪亦惊叹：“此老人通身是眼，瞒渠一点也不得”。贺裳尝谓：“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叹，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实“特推为宋诗中第一”。此论亦属的论。

2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

二、论者指出王安石诗歌一大亮点是其“翻案诗”。诗人长于“翻案”，“翻案”意在翻新，翻新又能出奇，王安石能做到，除其博学多闻、经历非凡、意志坚挺、情感丰沛而外，主要是其对于佛禅精义的深度把握。著名的翻案诗《明妃曲二首》闪烁着智慧的灵光。此诗既出，广为传诵，名家高手纷纷唱和，却无一能及。王诗情深意新，议中生妙，王昭君那“泪湿春风”“低徊顾影”的意态，连画手都描不出、“画不成”，毛延寿实属“枉杀”，此乃翻新其一；在交代了昭君“一去”心知“难归”，汉衣着尽，家园消息只能赖雁传递后，着一“出奇”之论：“人生失意无南北”，并证之以“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实在出人意表，出“其”不意。连同第二首之“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亦极富人情，亦翻新出奇，这是一种佛家包容宇宙的智慧。连诗人兼学者的朱自清到后来才悟到：“半山本学韩公，今当参以摩诘。此旨世人不解”。意谓倘不从王维的角度研究“半山”，则难得“半山”之旨。

三、在王安石的思想、理想的境地里，推崇的本土诸子百家只孔孟二人，在推崇践行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不足之处，尤其深察到孔孟之道未行退而授徒的大儒悲剧。王安石诗中对孔孟圣贤有赞有誉，但非全盘领授，照单全收：“虽传古未有孔子，蠭蠭何足知天高”“颜回已自不可测，至死钻仰忘身劳”（《孔子》），“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孟子》）夸赞似有节制，见识却高出寻常多多：“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读史》）。诗中说到韩愈：“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颇负盛名的韩愈与其声名远播的“惟陈言之务去”说，王安石却认为这并未从根本上提出问题，亦不免是一种“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试想王安石倘未深谙内典，何以能洞悉语言文字的苍白与局促。

四、点明王安石诗歌里甚或有对自然环境、生存资源进行回护的呼唤。长诗《秃山》计有14韵28行，诗人所设喻的海上“秃山”，原本是草木茂盛之地，只因来了一“鸣”之、一“从”之的雄雌二狙，狙之家族就繁衍开来，“子众”“孙稠”，所需“根”“实”在山上始易求得，加上它的技巧高超，极“高”极“幽”处，俱能搜求，众狙“丰肥”，“拥争”

一饱，“山乃尽侵”。如今已成“秃山”，大小“苦”“愁”，山上草木稍稍“受咋啮”，继而“一毛不得留”。这“坐吃山空”的警钟，今天读来，仍觉余音缭绕，惊心动魄。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之于自然理会的大智慧，都在其诗作中，略示数首，以见其风神：“南浦东岗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移桃花示俞秀老》）。诗借色彩以加强感受的强度，诗中所着“鸭绿”“鹅黄”之色，并不直接铺敷于具体景物上，亦即着色之事物并未直接在诗中出现，从所给定的副词即可想见所咏之物，从“粼粼起”，可推想“鸭绿”乃状春水，从“袅袅垂”可知“鹅黄”是绘杨柳，清新惬意，摇动人心。常为人称道提及者是《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在唐人的从容上又增加了气势，令人怡情快意，叹赏不已。诗人曾为朋友手书一联：“有时俗事不称意，无限好山都上心”，形象准确地传达了诗人的生存状态和写作情态。

五、著述注意到诗人的胸襟广大能容源于他的佛学造诣及其佛行的通脱彻底。纵观诗人的诗学生涯，不计在朝在野、仕进仕退，他不曾有一个敌人，更无一个私敌、死敌。因“乌台诗案”获罪的苏轼，时为新法的反对者，在议处对其的发落时，王安石讲：“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以公一言而决”。这不仅是一种姿态、风度，更是佛家情怀和佛家悲智双适的一贯性体现。诗人为自己的妹妹送行有诗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诗人劝导想念自己的女儿诗书并复，次韵、再次，直以佛典示教：“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再次前韵》）。据称王安石一家的女子亦均富才情，其姑母、其妹及其长女、次女、侄女乃至其妻吴国夫人等，俱能诗文，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叹赏：“实可为家庭之模范者也。”

王安石诗事创新，曾在形式上做过多种尝试，“集句”一式也是诗人首倡；六言诗因其平仄粘对、声律要求等颇难协调，少有诗人间津涉足，偶或试笔，成功亦少，王维是此中佼佼者。也许是因为“难为之”的刺激，王安石尝试了，且颇见成效，诗人有《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传世：“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该诗被认为是王安石压卷作，“六言绝句，如王摩诘‘桃红复含宿雨’及王荆公‘杨柳鸣蜩绿暗’，二诗最为精绝，后难继者。”（《玉林诗话》）其他如诗人钟爱的联语：“春风自绿江南岸”的修辞胜例，“宛若风皱水纹，月翻花影”等，均是王安石寄情山水，流连自然，俱味禅悦大收成，凡此种种亦都进入了研究者宫波满心欢喜的领地，相信读到该书的读者，定会联系自己的佛禅习得，读写经历，看出自己喜欢的王安石。

约在七八年前，掌一高校的宫波萌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心思，既生是想，即付践行，他是那种目标既定，就全身心投入的人。考取翌日便成为全日制在校博士生。在校他一住就是四年。学校图书馆，文学院资料室、阅览室，是他的研读场，其中的工作职员都成了他的朋友，新一轮“三点一线”的读书生涯他惜分惜秒，查阅文献，网购资料，知性寻索的触角甚至伸向了大洋彼岸。思忖宫波求学业绩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因缘多多，宿因昭昭，尘寰世界普遍感受到的有限性和无力感并未成为他时或来袭的威慑、压迫，佛禅之于生命的胜解，一直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使他成为一个颖悟者。“读书真是福，饮酒亦须才。”师生交游交谊的数年里，可歌可泣可诉诸文字的雅俗事，桩桩件件，今借著作付梓际，絮叨序之，不得是书精义。忆念旧谊，情怀所系，养心生趣，是所欣焉。

2015年3月8日（乙未灯节后三日）

识于吉林大学世纪三栋“有风自南斋”

目 录

无限好山都上心(代序)	(1)
第一章 王安石的佛禅修习和林下交游	(1)
第一节 王安石的佛禅修习	(2)
一 家乡的佛教氛围及早期的学术思想	(2)
二 执政变法期对佛禅的吸纳	(9)
三 退隐后对佛禅的精研	(17)
第二节 王安石的林下交游	(28)
一 寺院之游历	(28)
二 与禅僧之交游	(49)
三 与居士之交游	(70)
第二章 王安石创作中彰显的佛禅精神	(84)
第一节 万法皆空,人生如梦	(86)
一 万法皆空	(86)
二 人生如梦	(95)
第二节 即心即佛,无心是道	(101)
一 即心即佛	(103)
二 无心是道	(111)
第三节 自性清净、随缘任运	(119)
一 自性清净	(119)

2 佛家怀抱 俱味禅悦

二 随缘任运 (127)

第三章 王安石的诗歌构思与佛禅思维 (135)

第一节 王安石诗歌构思与佛禅之“静观、冥想” (136)

第二节 王安石诗歌构思与佛禅之“直觉顿悟” (143)

一 “直觉顿悟”之无念为宗 (145)

二 “直觉顿悟”之即事而真 (148)

三 “直觉顿悟”之触类是道 (152)

第三节 王安石诗歌构思与佛禅之“二道相因” (156)

第四章 王安石诗歌形式技巧和佛禅启示 (165)

第一节 禅宗“翻案法”的诗法启示 (166)

一 翻案法与翻案诗 (166)

二 王安石的翻案诗 (172)

第二节 禅宗“颂古”的诗式妙用 (179)

一 禅宗颂古 (179)

二 “颂古”式诗作 (181)

第三节 佛禅“偈颂”对王安石诗歌技巧的影响 (184)

一 质朴清新 (187)

二 生动活泼 (191)

三 透彻洒脱 (194)

第四节 王安石诗歌融入佛禅的诸种形式 (198)

一 化用佛事 (198)

二 妙用佛语 (204)

三 阐释禅理 (206)

第五章 禅风流被与王安石诗风 (211)

第一节 “禅道烂熟”期的社会风习 (213)

一 帝王支持,文士归禅 (213)

二 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	(220)
三 僧人的儒释融合论	(225)
四 理禅融通,诗禅汇融	(229)
第二节 禅风吹拂下的荆公诗风	(235)
一 佛禅浸染的早期诗风	(236)
二 会通佛禅的中期诗风	(240)
三 精研佛禅的晚期诗风	(255)
附录 佛禅与王安石诗歌一览表	(264)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95)

在宋代，佛教对士人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不仅在士人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徒队伍，而且在士人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僧徒队伍。

第一章 王安石的佛禅修习和林下交游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对江南佛教盛行的形象描写。在这种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成长的人们，很难绕开这种地域文化和风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着这种文化。王安石也不例外，“他的出生地周边有寺庙近六十所，而且派别纷呈，争奇斗艳。家乡西南的青原山是禅宗重要的道场，禅宗六祖慧能的大弟子青原行思在此弘法。家乡西北有马祖道一开辟的禅宗道场——南昌祐民寺，静靖县宝丰寺。可谓寺庙星罗棋布，僧尼行走如织、佛法播扬悠久。”^① 后来王安石随父王益迁住禅宗最重要的祖庭，六祖慧能传道之地——韶州，直到归宿香火鼎盛之地——金陵，可以说王安石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佛教。但就王安石从接触佛教到修习佛教而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抉择过程。这与他的人生境遇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人生困惑的探求和内心的需求是王安石修习佛教的主要原因。王安石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对佛教的认知态度都有所不同，前期主要出于博采众长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任何学术知识只要是合理的，就是可以利用和吸收的。于是他提出了“尽经有取舍”的大儒学术观，意欲将佛教中的合理因素吸纳过来，发展儒家思想，从而光大儒学，超越佛教，使儒学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后期随着际遇的不达，佛教成了王安石主要的精神支柱。其对佛教的修习不仅仅局限于吸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精研，并付诸身体践行。为此，他林下交游，造访高僧名士，以寺为家，注读佛经，终老于禅院。目前学术界对王安石佛教修习

^① 韩溥：《江西佛教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0页。

和林下交游的诗歌研究还有些笼统化、概括化，深入细致地辨析还略显不足，笔者将根据王安石的人生践履和诗歌中表现的心路历程，分析他的佛禅修习和林下交游。

第一节 王安石的佛禅修习

一 家乡的佛教氛围及早期的学术思想

王安石，字介甫，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于江西抚州临川县。^①江西是佛教非常活跃的地区，自唐代就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去江西”^②的说法。王安石的家乡更是禅风鼎盛之地，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浓郁的佛教氛围中。唐至五代百余年间，六祖慧能创建的中国佛——禅宗，一花五叶，在江西大地上开花结果。有宋一代，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各有传承，但当朝最兴盛的还属临济和云门二宗。临济宗在发展过程中又分化成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以袁州杨岐山为道场（今江西萍乡），创始人为方会禅师。黄龙派以隆兴府黄龙山为道场（今江西南昌），创始人为慧南禅师。王安石之于佛禅多与云门宗，临济宗杨岐、黄龙二派僧人交往。但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安石并非从小就信奉佛教，他出身于儒学传承的士大夫家庭，早期的学术思想还是以儒学为主的。

（一）家乡的佛教氛围

王安石家乡西南的青原山是禅宗重要道场之一，“禅宗六祖慧能的大弟子青原行思在此弘法，开青原一系。”^③这一系中的曹洞宗尤为盛行，曹洞宗因所处江西曹山与高安洞山而得名。创始人为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曹洞宗继承并发扬了青原、石头系比较注重从心与物、理与事的关系中去强调

^① 梁启超：《王安石传》附录王荆公年谱：“天禧五年（1021）1岁，父王益，字损之，时判临江军，生王安石”；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二十《忆昨诗示诸外弟》：“公生天禧五年辛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页。

^② 田勇、刘明光：《江西佛教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③ 韩溥：《江西佛教史》第八章青原行思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40页。亦有传见《五灯会元》卷五；《景德传灯录》卷五；《宋高僧传》卷九；《祖堂集》卷三。

人的地位，其宗风历来有“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之称。师徒传法并不行临济、德山之棒喝，也不多言多说，玩弄禅机，而是应机接人，方便开示，以事显理，敲唱为用，以理事圆融来指导践行，劝学者行解相扶，自在解脱。系下著名高僧有云居道膺、芙蓉道楷、丹霞子淳、净因法成、洪州宝峰惟照、石门元易、净因自觉、圆通得止。^①

王安石家乡西北有马祖道一开辟的禅宗道场——南昌祐民寺、静靖县宝丰寺。马祖道一是六祖慧能弟子怀让的高徒，怀让禅师因马祖道一而闻名。唐天宝初年，马祖道一到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西山弘法，后于大历四年将活动中心迁到洪州（今江西南昌）的祐民寺。马祖道一广收门徒，仅入室弟子就有139人，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洪州禅”。胡适称马祖道一为“中国最伟大的禅师”，宋代最活跃的临济宗即源于“洪州禅”。马祖道一强调即心即佛，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无善无恶，不思善也不思恶就是净秽双遣，真俗不二。欲界、色界、无色界本不实存，全由心生，心是万物的根本。森森万象，品物流杂，都是一法所派出。马祖道一法系的高僧有怀海、灵祐、慧寂（沩仰宗的开创者）、希运、义玄（临济宗的开创者）、楚圆（自楚圆开始临济宗的活动开始南移）、慧南（临济宗黄龙派的开创者）。^②

“王安石10岁随父王益迁住韶州”，^③韶州是禅宗的祖庭，六祖慧能弘法传道之地，是这里使中国禅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世人皆知“曹溪一滴水，润泽天下人”，后世凡言禅者，皆本曹溪。^④可见，韶州对禅宗

^① 韩溥《江西佛教史》第十二章曹洞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96页。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527页。

^② 韩溥《江西佛教史》第九章南岳怀让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57页。“马祖道一”亦有传见《五灯会元》卷三；《祖堂集》卷十四；《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四家语录》卷一。

^③ 梁启超：《王安石传》附录王荆公年谱：“天圣八年（1031）10岁，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三年以忧去”；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天圣八年（1031）10岁，是年父益以殿中丞知韶州，安石随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

^④ 《五灯会元》卷一，六祖慧能大鉴禅师。亦见《坛经》行由品第一：“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行由品第一，主要记叙了慧能大师在曹溪宝林寺时，应韶州刺史韦璩之邀于大梵寺为众生讲述自己的平生及得法因缘。印顺《中国禅宗史》：“慧能在韶州行化四十多年，予禅宗以极深远影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发展的重要性。韶州的云门山是云门宗的发祥地，云门宗为青原法系化出的又一个宗派。创始人为石头门下天皇道悟三世法孙雪峰义存的高徒文偃，后人又称云门文偃。^① 云门宗上承石头希迁的宗风，在禅学思想上强调无心任自然，一切现成，在接机方式上则注重截断学人情思，促其无心自悟。云门宗的宗风常被形容为“孤危耸峻，人难凑泊”，其不仅以棒喝接引学人，而且还常常以片言只语来应答，非上根基者往往摸不着头脑。云门宗法系下高僧有怀琏、居讷、晓聪、契嵩、晓舜、守亿、佛印了元。韶州三年是王安石的重要成长阶段，他在《与祖择之书》中称“某生十二年而学”^②，这表明王安石自十二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史、子、集，是否涉猎佛学知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他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随父王益来到香火极盛的金陵（今江苏南京），金陵为六朝古都，早在东晋南朝时期金陵的佛教和寺院就得到了发展。^③ 自东吴以后，迅速发展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五代时，文益禅师在金陵大弘佛法，创立了法眼宗。到南唐时期，由于南唐帝王的崇佛，使这里名刹大寺极多，高僧辈出。在这种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中，王安石开始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佛教。他在《记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中说，“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④。但这并不能说明王安石就此信佛，只能说这是对佛教的一种友善。为此，笔者认为王安石早期的佛教接触只能是感性的，是对寺院风景的一种赏识和游历。其间，王安石对佛教的友善亦有着家庭的原因，他在《城陂院兴造记》中是这样写的：“灵谷者，吾州之名山，卫尉府君之所葬也。山水之东出而北折，以合于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诸父子之来视墓者，退辄休于此。当庆历之甲申，法冲始传其毁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门至

^① 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云门宗为青原法系化出的又一个宗派，形成于五代，创始人为石头门下天皇道悟三世法孙雪峰义存的高徒文偃，因其住韶州云门山而得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②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367页。

^③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忆昨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

^④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595页。

于寝，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至皆具。乃聚其徒而谋之曰：‘自吾与尔有此屋，取材于山，取食于田，而又推其余以致所无，然犹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货力于邑人以助，盖为之以八年而后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无记。惟王氏世与吾接，而卫尉府君之葬于此也，试往请焉，宜肯。’于是徒相与砻石于庭，而使来以请。”^① 从此文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祖父葬于“城陂院”附近，而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生前经常带领王安石兄弟来此扫墓，每次必住“城陂院”，并与僧人法冲交善。由此看来，王安石与佛教的友善跟家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致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宽护与寄托佛教的种子。

（二）早期的学术思想倾向

虽然王安石生活在佛教氛围浓厚的南方，但他并非自小喜欢佛教，只能说早年佛教的思想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是隐形的、潜在的。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以下两点因素，首先是内部因素，也就是家庭因素；其次是外部因素，也就是社会因素。纵观文献资料，王安石早期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以儒学为主。其影响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父亲对他的影响；二是来自求学过程中所接触儒生的影响，其中包括曾巩、李通叔；^② 三是初仕时进取心的自我感悟。

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是儒学，王安石虽然生活在一个儒门淡薄的年代，但统治阶级还是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理政。王安石父亲王益于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后历任建安主簿、临江军判官，出领新淦县，知庐陵县、新繁县，知韶州，通判江宁府，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宝元二年（1039）年卒，享年四十六，庆历八年（1048）葬江宁府江宁县牛首山。^③ 王安石在《先大夫述》中云：“公讳某，始字损之，年十七，以文干张公咏，张公奇之，改字公舜良。”^④ 王益自幼勤奋好学，具有令人惊赞的文学

^①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589页。

^②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朋友考：“当考荆公生平，其交游最厚者，自曾子固而外，则有孙正之、王逢原、孙莘老、王深父、刘原父、贡父、丁原珍、常夷甫、崔伯易诸人。此皆文学行谊见推于世，大贤者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2页。

^③ 梁启超：《王安石传》附录王荆公年谱；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④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152页。

天赋，并得到当时政治家张咏的欣赏。这一点王安石与他的父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宋史·王安石传》亦云：“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① 王安石不但遗传了父亲的聪颖，在与父亲的宦游过程中还学会了如何做好一个地方官和如何做人的道理。他在《先大夫述》中不但全面地评价了父亲的政绩，还对父亲的品德加以赞扬。亦云：

公于忠义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亲行，独西川以远，又法不听，在新繁，未尝剧饮酒，岁时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啬者，异时所有以贷于人。治酒食，须以娱其亲，无秋毫爱也，人乃或以奢。居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甚适。其自任以世之重也，虽人望则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呜呼！其命也。呜呼！其命也！^②

王益为人正直，不惧权贵，刚正不屈，忠于职守，为民造福，深得百姓的爱戴和称颂。家庭生活方面，他孝敬父母，善待子女，显示出高尚的品德。在这一点上，欧阳修赞誉王安石“刚而不屈”性情与其父、祖可谓一脉相承。王安石后来曾回忆其父说：“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③ 诚然，王益是一个标准的儒家门徒，他是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的启蒙人。王益对王安石的影响使得王安石在后来的宦海生涯中，恪守儒道，忠于使命，不苟于钱财，进退自有操守。

在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曾巩可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二人在京城相识，曾巩是来京应试，王安石是随父进京。有关二人的结识，曾巩在《寄王介卿》一诗中是这样描写的：“忆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90页。

^②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153页。

^③ （宋）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8页。

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①。二人于秋天在京城相识，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畅谈古今，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由于情趣相投而成为朋友。至此，相互书信来往，切磋学问，诗文往来频繁，友情与日弥笃。王安石寄曾巩的诗文有：《同学一首别子固》、《赠曾子固》（庆历三年）、《寄曾子固一首》（庆历七年）、《得子固书因寄》（皇祐二年）、《答曾子固书》（作年不详）。曾巩致王安石的诗有：《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有感》（庆历二年），《怀友一首寄介卿》、《寄王介甫》（庆历三年），《之南丰道上寄介卿》（庆历五年），《发松门寄介甫》、《江上怀介甫》、《与王介甫第一书》（庆历七年），《与王介甫第二书》（嘉祐二年），《与王介甫第三书》（治平二年），《过介甫》、《过介甫偶成》、《秋日感受事示介甫》（熙宁元年），《寄王荆公介甫》。元丰五年与曾巩的相识，使王安石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潜心钻研。此外，在金陵求学期间，王安石还经常与好友李通叔共同探讨儒教学问。王安石在《李通叔哀词并序》中记载了二人的交往：

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从二兄入学为诸生，常感古人汲汲于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为涂之人而已邪？为此忧惧。既而遇通叔于诸生间，望其容，而色眸然类君子，即而与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则予放心不求而归，邪气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为文，则一本于古，华虚荡肆之学，盖未尝接于其心，诚有以开予者。予得而友之，忧惧释然，作《太阿》诗贻之，道气类之而同合也。通叔亦作《双松》诗，道气类之，同而期之久也，以为报。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唯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为多。其再斥于太学而归也，予待礼部试，留京师……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辞。^②

^① (宋)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② 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168页。